

桃李無言總憶君

——百日忌辰寄仲甫

編者按：本文係田蘊蘭女士為夫婿戴運軌教授逝世百日所撰紀念文，至情至文，感人至深。

戴運軌字仲甫，浙江奉化人，本年四月四日病逝台北三軍總醫院，享年八十五歲，本年七月五日業經行政院會決議呈請總統明令褒揚在案。作者田蘊蘭女士曾任德育護專教授兼訓導主任、淡江大學教授，現已退休，從事著述，以下是田教授的原著：

二十四年前本文作者與夫婿戴運軌教授訂婚時合影。



仲甫：今年四月四日薄暮時分，到處正洋溢著孩子們慶祝兒

田蘊蘭

童節的歡笑；我和宏斌、寶華兄妹以及幾位親友，却憂寂的待在醫院，送你走完了人生的最後一程。當醫生宣布噩耗的一刹那，我兀自不能相信；但無情的事實，明明顯現眼前。啊！你去了，真的去了。你對自己健康，一向充滿信心，生活也極有規律；誰會料到，事情來的如此突然？二月二十四日，你忽然有點發燒，曾高到三十九度，也請大夫到家為你診治，大夫囑先驗血驗尿，半小時即得到結果，診斷為腎臟發炎，經一週的治療，已告痊癒。三月十日，發現腳腫，偶爾左胸下方有悶痛現象，三月十二日那天，又到公保醫院找心臟科醫生，隨即做心電圖，醫生看了曲線圖說是很正常，我們也就不太擔心了。可是到了三月十六日的清晨四點左右，左胸下有三次以上的陣痛，九時即往三總檢查診斷，結果，說是心臟缺氧，又稱狹心症，希望住院檢查，但是你無意住院，就帶藥回家休息治療。到三月廿日，又再往檢查，大夫說左心室上端動脈有硬化現象，情況比較嚴重，囑留院觀察治療，但你仍然不以為意，堅持在家服藥休養即可，不肯住院。就這樣熬下來，病情一直未見好轉。等到三月廿九日早

晨，忽然氣喘甚急，好不容易才勉強肯住進醫院，才發現是突發性的心肌梗塞症，怎麼也想不到短短的幾天時間，竟告永訣。

畢生盡瘁學術教育



戴運軌教授（二排右二）生前與家人合影。
二排左二為本文作者，二排左為女婿顧振家，
三排中為二公子戴宏斌。

在人生旅途上，你經歷了八十四個寒暑；而致力於物理學研究和教育工作的時間，連續長達五十五年。自民國十六年你由日本學成歸國後，即相繼執教各公私立大學。三十五年二月來到臺灣，接收日據時期的臺北帝大，改稱國立臺灣大學；一度以教務長代理校務，後專任物理系主任。四十五年協助清華大學的初期復校工作，籌建原子科學研究所。五十一年七月，自臺大借調出任中央大學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長；嗣將研究所擴充為理學院續任院長；並排除各種困難，由苗栗遷址中壢，艱辛締造今日中央大學的規模。六十二年返回臺大，辦理公職退休。隨即又應私立中國文化大學之聘，擔任華岡教授兼理學部主任，直到病逝。畢生盡瘁杏壇，死而後已。受你陶育的學生，數以萬計；化育菁莪，真個桃李滿天下。這些寶貴的人才，現在已遍布世界各地；今日國內各大專院校物理系科的教師，以及公私立機構有關科技方面的主其事者，多數是你任教學校的傑出校友。你逝世後，散居海內外的學友們，函電交馳，同表悼惜。各界稱譽你是「中國科學人才的播種者」，應非客套藻飾之詞。而多年前，教育部張其昀部長頒贈你的一方匾額，所題「多士師表」四個字，確屬實至名歸，當之無愧！

二十四年相敬相愛

早在抗戰以前。我就讀南京中央大學時，即已聞知你的大名，但一直無緣識荆。因

為你是物理系的教授，我是社會系的學生，沒有親承課業的機會。來台後，我濫等教育工作，與文教界人士時有過從。四十七年春間，在一個偶然的場合（或許是友人們刻意安排）第一次和你見面。後承時相約敘，或書信存問；經過一段時間的交往，你向我正式求婚。因為沈夫人病故已經兩年多，你亟盼家中有一位女主人。當時我正擔任省立嘉義高級家事職業學校校長，工作環境良好；而多年獨來獨往的生活，久已習以為常，本無意輕言結婚。但感於你的真誠執著，終於離開了我經手創辦的那所學校，答應了你的要求。那年你已花甲初度，我也快近五十。婚後雖然不似青年夫妻般的卿卿我我，但二十四年來，倆相廝守，彼此相敬相愛，互諒互助，確是一對情真意摯的伴侶。你忙於研究、教學和學校行政，很少過問家中瑣務；飲食生活上的照料，自然是我的事情。我衷心願意為你扮演一個特別護士的角色，嘘寒問暖唯恐不週。尤其在你八十以後的最近幾年，由於一次入浴不慎被熱水燙傷腿腳，步履遲重，幾乎隨時都希望我留在你的身邊。稍離片刻，就頻頻詢問：「玉生，玉生！你在那裡？」我偶爾因事外出，在預計快要回家的時候，你準會拄杖移步到庭院中倚門以待。形影相偕，無間須臾。你去後至今，我耳際猶似時聞你的聲聲呼喚，但聲聲却在虛無縹緲間！

方孝孺公忠孝之家

你曾經為我談過，自己有一個極不尋常的家世，祖上原不姓戴，而是明朝大儒方孝孺公之後

。孝孺公因寧死不背臣事篡奪大位的燕王朱棣，慘遭「誅十族」之禍。所幸子孫中有一人及時逃出，劫後餘生，隱名易服作道家裝束，改姓為戴，才得綿延下來。後世凜於孝孺公的正義節烈，歷代恆以「忠孝」相訓勉。你承繼了這種家風典範，愛國之心，始終堅貞不渝。你受過西方科學的洗禮，而拳拳服膺於中華傳統文化。很少有人知道，你的書法根基深厚，寫得一手好字（我的字不成格調，常常被你取笑）。多年前，你偶還濡筆揮毫，那份逸興過飛的神情雅韻，歷歷宛如昨日。

你家世居浙江奉化大橋鎮，緊鄰即為溪口。尊翁漁筍公，望重鄉里；曾應 先總統蔣公介石之邀，為蔣母王太夫人勘察墓地。你就讀小學時的校長毛鳳美先生，以及中學時的舍監毛思誠暨周枕琴先生，也曾是 先總統蔣公介石的塾師。蔣、戴二府原屬世交。五十六年，你膺選資深優良教授，蒙 蔣公召宴； 先總統蔣公偕夫人與你殷殷暢敘鄉誼和昔日先後受業同一師門的少時情景，格外親切喜悅；並一再表示，歡迎你隨時到官邸談天話舊，不必拘禮。你固然深感 蔣公的優遇，但從來沒有利用這層自然的關係，因緣攀附。在你的學生羣中，不乏當朝顯要之士，你一向無所干託。你以學術報國，望重士林；未躋身麟閣，而名動公卿。

華岡高義舊園深情

教書生涯，相當清苦；你收益不豐，而家累頗重。但你自奉儉樸，樂道安貧。六十二年離開

公職時，所領退休金僅有二十餘萬元，而平生又無多少積蓄；你又不願接受子女奉養。幸承張曉峯先生之邀續獲華岡教授職務，生活上乃得無虞匱乏。曉峯先生是你在寧波府中求學時的同窗摯友，彼此情誼誠篤，數十年如一日。張先生的學問事功以及禮賢下士、公忠體國的風範和志節，素為士林稱道。他在你退休之後，被延聘為華岡教授主持文化大學理學部，想來也是為國家珍惜人才；不願見到一位學識經驗豐富的科學家，就此投閒置散息隱園林。你和曉峯先生的公誼私交固極感念，我們家人也分享了澤蔭和榮幸。

你生前在庭院內親手栽植的花、樹以及盆景，現在每天我仍繼續的做除草、澆水、施肥等等的維護工作，不讓它因你的去世而枯萎。我深知你平時是如何愛惜這個庭院，我又怎能不為你繼續工作下去，一直到我不能工作的那一天。看景物依舊，嘆人事全非。天乎？

三個願望勉力以赴

你遺留下來的書籍、衣物，整理後，除酌留少數分贈子女作為紀念外，已全部捐贈大學圖書館和教養院。符合你生前「物盡其用」的理想。讓那些需要的人去享用。

你在病中提到三個願望：一是幫助留在大陸的三個孫子，得到良好的教育；二是修訂再版早年所著「大學物理」；三是希望身後能有一筆基金，獎勵有志從事科學研究的青年學子。你的遺志，我會儘力設法完成，第一個願望，雖然格於環境，不是馬上可以辦到；但我當銘記在心，相

機而為。現在已將你的公保給付九萬餘元，存備那幾個孫子們將來的教育費。第二個願望，已經商請你的學生，着手閱讀你的原著，預計一年內重新出版。第三個願望，除初步已將各方所送寬餉四十餘萬元，全部移充基金外，並擬向親友籌募，希望總數能達到二百萬元；然後成立管理委員會，運用孳息，於每年你的忌辰，發放獎學金及舉辦紀念學術演講會。此外，我正在做的還有其他幾件事：整理你歷年發表的近百篇中、英文論文，打算影印裝訂成冊，分送給幾所大學的相關院系；清檢你的學經歷證書及榮譽文件，留給子孫們珍藏紀念；編輯各方所送誄詞輓幛匾額文字，以便印製哀思錄。這些安排，不知是否能符你意？

歲月無情，我現在已經年逾七十。往後的日子，我會好好的照顧自己。宏斌和他五個姐妹嫁家，對我非常愛護，一定會常回來看我，或接我出外旅遊聚晤，生活不會寂寞，希望你放心安息，樂居天國。茲當你逝世百日，特作此文，聊寄哀思。往事如煙，書不盡意。人間未能長相守，但願重逢在來生！

台北市新生南路和平東路轉角大馬路邊十三樓辦公住家
房屋八十三坪、南京東路三段龍江街華航側對面四、五、六樓住家辦公房屋各壹佰二十坪廉售電話七〇七二四八〇・七〇二四二〇七洽

(頁七十第見文)圖插「君憶總言無李桃」蘭蘊田

本文作者田蘊蘭教授(左)與夫婿戴運軌教授(中)女科學家吳健雄博士(右)在紐約中央大學同學會餐會中合影。



者作「活生師教的前年十五」。影合人夫與都成在年早生先瑋世童者作「雲風原草」
文)。相照的年早授教民樸張
(頁七三一期六八一誌本見

